

■ 一晨不染 |

泰森复出 爷青回!



娄一晨

这年头,网络流行语铺天盖地。这其中,“爷青回”三个字出现的频率甚高。

爷青回?什么意思?爷的青春回来了?

显然是这个意思。

上周日,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特殊拳击赛”在美国洛杉矶上演。

当电视转播镜头中,原著名重量级拳王、已经54岁的泰森走上这场“特殊拳击赛”的拳台时,相信有无数人都在高呼“爷的青春又回来了!”

是的,泰森回来了!

作为曾经的重量级之王,迈克·泰森无疑就是拳击运动的化身。无论是他出拳的力度、身体的摆动、步伐的移动,尤其是他独步天下的快速组合拳——前手摆拳和后手勾拳,都可以说是泰森当年称霸重量级拳台的看家本领。

从1985年3月6日(18岁249天)参加第一场职业拳赛到2005年6月11日(38岁346天)出战最后一场,泰森走完了整整20年的职业拳手生涯。在全部58场比赛中,泰森取得50胜6负的成绩(两场无结果),其中44场是击倒对手获胜。

1986年11月22日,这个日子是泰森一辈子的骄傲。

这一天,年轻的泰森(20岁145天)在拉斯维加斯只用了2分35秒就横扫了对手——上届冠军加拿大拳王博比克,一举夺得WBC世界拳击理事会重量级冠军。

全世界的观众一起见证了拳击运动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就此诞生。

而1997年6月28日,这个日子一定是泰森一辈子的梦魇。

这一天,又是在拉斯维加斯,只差2天就年满31岁的泰森第二次向宿敌霍利菲尔德发起冲击。大半年之前,正是霍利菲尔德夺走了原先属于泰森的拳王金腰带。

然而,这场在全世界引发收视狂潮的拳王争霸赛只进行了三个回合就打不下去了。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尽处下风的泰森居然在第三回合一口咬下了霍利菲尔德的一小截耳朵!

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霍利菲尔德捂着耳朵,龇牙咧嘴,痛得满地乱转的画面。非常清晰!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一场万众瞩目的拳台大戏活生生地演成了一场满地找耳朵的滑稽戏!

如今,时光机器就快穿越到2021年时,泰森又回来了。全世界都在疑惑:他,还想做什么?他,还是当年那场滑稽戏的男一号吗?

很明显,这场复出之战绝非是什么竞技层面的正规比赛。毕竟两位参赛者都已年过半百,泰森54岁,小罗伊·琼斯51岁。如此高龄的两位老拳王一起复出只可能是为了一个目标——MONEY!

据悉,本场比赛,泰森能拿到1000万美元的出场费,小罗伊·琼斯也能分到300万美元。

当然,这样一场“百岁世纪对决”,谁输谁赢根本就不重要。因为,对于全世界不计其数的还记得当年泰森咬人的老观众来说,泰森这个名字早已超越起了拳击运动本身,他更多承载的是大家美好的青春记忆。

爷的青春从未走远!

■ 棋从断处生 |

电竞与传统体育



棋哥

我们单位“90后”、“00后”告诉我:在电子竞技圈儿,玩DOTA2的瞧不起玩《英雄联盟》的,玩《英雄联盟》的瞧不上玩《王者荣耀》和《炉石传说》的……听着似乎很有互联网“不服”个性。用菜市场说法“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文艺点用四大名著的说法就是“有爱孙猴儿的,就有爱八戒、

沙僧的”。

首届北京(国际)大学生电竞节组委会约聊的话题是《传统体育与电子竞技》,听起来很驾轻就熟,张口就能来。但认真一琢磨,这问题还挺难说实话。

记得有一年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被同行的《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父子招呼去吃海拉尔“铁锅炖鱼”。上菜之前,我是一会儿跟陈晓卿聊北京国安,一会儿与低头玩手游的陈乐侃《王者荣耀》。结果陈晓卿说“我就是一阿森纳球迷”,陈乐更直接“别人都玩《和平精英》、《王者荣耀》,但我喜欢玩《CS:GO》”。

看出来了吧,在传统体育和电子竞技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偏好。

我一直认为:电子竞技与网络游戏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电子竞技既是运动项目,同时也是文化项目。国际奥委会在去年第八届奥林匹克峰会宣言中就明确表态:对电子竞技与游戏采取两种速度的合作方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电子竞技要向传统体育靠拢,而传统体育要与虚拟技术结合。

电子竞技的许多素材来源于传统

体育,这也正是电子竞技与网络游戏的本质区别。

2010年,为备战亚洲室内和武道运动会电子竞技的表演项目,国家体育总局第一次进行了国家队选拔赛。作为那场比赛的主要组织者,发现赛事首选的四个比赛项目有三个和传统体育有关。极品飞车有赛车元素,反恐精英更是军事体育题材,FIFA足球这个国际足联的电竞赛事IP就更不用说了。转了一圈,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这些年来,电竞与游戏、体育与文化,管理部门的界限似乎太分明。这就有点像台球项目,您若是想开台球厅,必须到文化部门报备,否则就是非法经营。但若是参加国际体育比赛、斯诺克公开赛,一定是体育部门选拔组队。

钓鱼运动也是如此。中国钓鱼协会归农业农村部管理,因为祖国的江河湖海都是农业农村部的管辖范围。而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又归国家体育总局管理,搞垂钓办比赛,还得是体育部门。轻工业部现在已经脱钩成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但还是政府部门。中国钓鱼钓具专业委

员会又属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管理。

所以你说台球算体育项目还算文化项目?钓鱼算体育项目?还是农业项目?轻工业项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可以管。从这几个体育项目就能看出,精简机构,管办分离,走向市场化是体育文化改革绕不开的一道坎。

电子竞技与传统体育的区别,已显出和而不同的发展趋势。尽管国际奥委会对电子竞技何时能“入奥”总显得半推半就,但国际奥委会对电子竞技与传统体育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遵循奥林匹克精神“公开公正公平,团结有爱互助,更快更高更强”是完全认同的。武术没进奥运会,全球照样吹遍武林风;棒球、垒球、橄榄球也是几进几出奥运会,但这三项运动的职业化发展绝不逊色足篮排乒羽。

电子竞技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起来的新兴体育项目,完全没必要一定要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我就建议在每届奥运会和残奥会两大盛会之间,加一届电竞奥运会,让残疾人和健全人都能参加,真正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 自说自画 |

“四只鸚鵡”



阿仁

●今年亚冠东亚区内小组赛今天晚上打完了。参加这一波“魔鬼赛程”的东亚俱乐部球队在半个月多两三天的时间里都进行了多场对抗,除了恒大所在的G组中有柔佛DT的退赛而少打两场,其他各组的参赛球队都疲惫不堪了。上海上港在听说自己已经成功小组出线后马上身软脚酸腰背松,以四球大败给了悉尼FC。主帅佩雷拉赛后说球队在13天里踢了五场比赛,球员不是机器,体能出现了问题,输球正常。踢球的疲劳了,我们这些看球的也审美疲劳了。几乎天天有一场两场球要看,也受不了。上港对悉尼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丢失两球后我是马上关机睡觉了。省去了下半场受煎熬的45分钟。是有点英明的决定。第二天上网去查赛果,看到有不少评球者大骂上港此番失利。唉,翻翻眼皮子当然轻松愉快的。你也去三天



里跑个万米试试,口气真是比力气大。

●亚冠小组赛的全程没有启用VAR,这使整场比赛变得流畅起来。犯不犯规,越不越位,有无点球,主裁判一锤定音了。双方球员也不再喋喋不休争论,哨响后又立刻投入战斗。中超联赛自从用VAR后,90分钟的比赛常常变得支离破碎。场上的主裁判不能够杀无赦斩立决了,还得受制于VAR的四位视频裁判。耳麦交流不畅,还得奔到场边去看VAR提供的画面。直播镜头也出来轧一脚,也给出前后左右多个片段,也来划划越位红线。七搞八搞,一个判罚不搞得个三五分钟似乎就不算认真细致了。这不算完,直播的名嘴是当场点评,网上的大咖是事后诸葛亮,都是裁判专家。这引来一堆网民斗嘴斗贫、誓不休战。瞎闹

猛,闹猛过头。

●VAR在欧洲足坛也频频受到诟病。利物浦副队长米尔纳称,VAR让他不再爱足球了。许多球迷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屏幕上始终在回放。国际米兰名宿埃里近来做客电视节目,他谈到了场上球员的冲撞,“这很奇怪,VAR在哪里?我同意主裁判可能看不到,他站在十米开外,但是为什么VAR也没有看到呢?这四只鸚鵡到底在那儿干什么?这种事情每个星期都发生,这不应该。”把视频裁判比喻成饶舌的鸚鵡,蛮幽默风趣的。VAR就铁面无私了?VAR毕竟还是受到了“四只鸚鵡”的控制的。哈哈,不恭敬了。

亚冠的淘汰赛就会有VAR登场了。多哈球场上的戏份就更足了。不信,等着瞧。

■ 老骥伏枥 |

无言的结局



姬宇阳

上海申花的亚冠最后一战,奇迹并没有出现,反倒是一场大比分失利猝然降临。

刚刚开场,99号朴正仁打进世界波。

特意查了一下这名小将,他今年20岁,加盟蔚山两年多,昨天是他正式比赛第一个进球。亚冠也只是第二次登场。

另外一场,刚开场东京FC已经1比0领先。

然后申花很快又丢了第二个0比2。才打了30分钟,体能已经跟不上的感觉。

蔚山现代的中前场踢得很流畅,套路也熟练。按照这样的场面,还有进球可能。

最后的比分是1比4。上海申花的亚冠征途止步小组赛。

对比本组两个日韩对手,的确和他们的表现存在差距。

假如球队如果能以今年年初时配置的最强组合去参加亚冠的话,可能还不至于现在这样。

中超俱乐部之前打亚冠的优势就是外援,我们的本土球员和日韩相比处于下风。

欧冠级别的外援可以把双方的差距缩小。

而申花这一次,本土球员阵容似乎大半都在,但是外援严重残缺。起始阶段其实就是一个姆比亚在踢,后来莫雷诺复出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金信煜虽然后来也复出了,但是他的状态明显距离最好还有距离。

对于申花来说亚冠征程已经画上句号,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确定明年的外援组合。

希望球队明年的外援组合,能从联赛一开始到最后,始终能为球队做出他们的重要贡献。

■ 戏剧化 |

F1车手幸存 不再靠运气



麦卡

短短几天内,现实重温了两次也许是最好的赛车电影的《极速风流》(Rush)。

不羁燃烧生命的马拉多纳让人想起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过,在赛道上无畏的英国F1车手詹姆斯·亨特,上轮F1巴林站格罗斯让的烈火逃生则让人想起三届F1冠军、去年刚过世的传奇尼基·劳达在1976年北纽博格林“绿色地狱”的遭遇。当时他撞车起火,在800摄氏度高温下待了一分多钟,却奇迹地在多次植皮手术后

复出,最终在那一年惜败于亨特。

当年劳达逃生,所有人都在感叹他“意志力强”和“运气好”。但如今格罗斯让的幸存就不同了。

格罗斯让以221公里的时速撞穿护栏,车身断成两截并爆炸,燃起熊熊大火。令人意想不到的,他不但被迅速救出,而且只有手和脚腕有轻度烧伤。令格罗斯让如此命大的,不只是运气。F1近年来新增的几个部件救了他。

居功至伟的是2018年F1赛车新增的HALO系统。这是一个安装在驾驶舱上方、由钛合金制造的保护装置,用于防止在撞击事故中车手头部被重创。这个重7公斤的东西可以承受12吨的冲击力,相当于一辆双层巴士的重量。

从HALO开始提出、测试到投入使用,始终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丑”得像人字拖,还遮挡车手视线,它改变气流流动则让车队付出巨大的改装调试成本。

如果不是HALO系统,格罗斯让的车撞穿护栏时,承担护栏冲击的就不是坚固的HALO,而是他的头部。如果1994年“车神”塞纳、2014年的法国车手比安奇能用上HALO系统,他们

完全可能幸存下来。

除了HALO,F1力推的单体壳座舱让座舱不容易直接解体,给车手更完整、更充裕的逃生空间;大量尖端防火材料制成的赛车服和手套,则让车手在车祸引发的大火中免于被严重烧伤。

但即便有了格罗斯让这样的正面案例,关于“高科技安全设备是否折损了运动本身的魅力”的讨论仍不会完全消停。但是,和其他很多高风险的运动如拳击、自行车不同,F1车手所面临的危险,是伴随着赛车性能的提升而提升的,如果科技只作用于速度的提升而不做安全性的改进,这对于车手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虽然总有些车手愿意牺牲安全性去博取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成绩——一如1976年的亨特,正是他的赛前投票让纽博格林站比赛在暴雨中继续进行,间接导致了劳达的车祸——但安全才更符合车手群体乃至F1这项运动的整体利益,这也是大势所趋。

人们热爱惊险刺激的F1,但没有人愿意只在记忆中欣赏车手风驰电掣的高超技艺。愿高科技让塞纳、吉尔斯·维伦纽夫离世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